

文化沙龙丛书



.5

神秘的丈夫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文化沙龙丛书 WENHUA SHALONG CONGSHU

神秘的丈夫

硬汉子希猛系列故事

● 梁 友 ● 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汪逸芳
封面设计 潘鸿海
插图

神秘的丈夫

梁 友 编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7 插页1 字数10,000 印数00,001—66,000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003-0/I-3

统一书号: 10317·370 定 价: 1.10 元

内 容 提 要

电影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
曾风靡过中国大陆，大侦探
波洛先生几乎成了人人皆知
的独胆英雄。本书塑造的硬
汉子希猛，也是个波洛式的
私人侦探，但比波洛年轻、
英俊，无论智擒“赤链蛇”，
还是夜袭“老蜘蛛”，无
论追踪神秘的丈夫，还是
揭开“女郎”号游艇之谜，
都可以看出希猛的智慧非同
一般，希猛的胆识惊世骇
俗。希猛的判断力和侦破术
不得不使职业侦探们瞠目结
舌，五体投地。

目 录

- 1 智擒“赤链蛇”
- 33 夜袭“老蜘蛛”
- 54 窝赃大王
- 82 小旅馆之谜
- 110 意大利新纸币
- 135 神秘的丈夫
- 164 “女郎号”游艇
- 189 绿岛枪声

智擒“赤链蛇”

一

英国伦敦郊外的赛马场上，经常出现一伙号称“赤链蛇”的匪徒，首领名叫格林，这是个十分凶残的人物。他身材细长，脸色枯黄，一双小而圆的眼睛，两颗黑而没有表情的眼珠，使人一见到他，就不寒而栗。

一天，他带了三个匪徒，在赛马场抢劫了一个马票经纪人汤姆·米德，扬长而去。他们为了庆祝胜利大吃大喝了一顿，然后乘夜车返回伦敦。正当他们在头等车厢里舒舒服服地做着“逍遥梦”时，进来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。这个年轻人衣着入时，领带鲜艳，衬衫洁白，腰间挂一只纯金的表，手里拿一根镶金箍的乌木手杖，使火车上的乘务员误以为他是

个拥有百万财产的公爵，对他特别彬彬有礼。他那双闪闪有光的蓝色的大眼睛四处一看，从口袋里随意掏出一只纯金的香烟盒子，中间还镶了一颗红色的宝石。赤链蛇和三个匪徒眼都红了，恨不得立即抢了过去。可是，在大庭广众之中，硬抢是不行的。格林向匪徒打了一个暗号，施出他们的故伎。

火车在慢慢地行驶，旅途显得沉闷而且无聊。那个年轻人打起了呵欠。格林就邀请他打扑克，消磨时间。他同意了，但声称只玩过一次扑克。格林说不要紧，不过是玩玩罢了。

光打扑克不过瘾，格林建议下点赌注，后来注越下越大。格林利用洗牌作了手脚，抓了一副同花顺子，就把身边所有的钱都押了上去，价值数百镑。那个年轻人懒洋洋地一点也不防备，也拿出全部钞票，包括那只烟盒。格林眼看骗局成功，高兴得手都发颤了，但表面上不露声色。

他把牌摊开了，大叫一声：“同花顺子！”就想去掳钱。那个蓝眼睛的年轻人却懒懒地说：“等等，你还没看我的牌呢？”他把牌摊开，几个人都目瞪口呆，竟是五个王，四张王牌加一张司令。钞票都落进了年轻人的口

袋。

格林这条赤链蛇岂肯甘休，他一声招呼，三个匪徒就向那年轻人扑去。哪知这个年轻人身手十分矫捷。他一扬手杖，匪徒丹特就倒在地下。第二个匪徒毕尔刚挥出拳头，小腹上已挨了他一脚，随后赤链蛇鼻子上挨了一拳，最后一个匪徒莫利的胸口也挨了一棍，趴在地上直哼叫，等到他们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年轻人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这时，火车正停在维多利亚车站。格林他们追下车去，年轻人像空气一样消失了，却碰到了苏格兰警场的稽查长洛特·狄尔。稽查长毫无表情地问他：“赤链蛇，你们同谁打过架？”格林就向稽查长告状，要他追捕那个抢他们钱的年轻人。稽查长笑笑，他了解格林这班人不是好东西。格林还不死心，说那个年轻人临走时还留下一张“收据”。稽查长好奇地打开一看，一张白纸上画着一个骷髅的图形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

二

这个年轻人叫希猛·狄别里，绰号“硬汉子”。这个绰号还代表另外四个人。他们对社

会的不合理现象十分不满，眼看许多坏蛋得不到法律的制裁，决定自己来处理这些事，便处处与这些隐藏得很深的、十分凶残的匪徒为难，有时抓住机会，就教训他们一顿。

希猛·狄别里到赛马场去玩，刚好碰上赤链蛇一伙在欺侮马票经纪人汤姆。他路见不平，当即赶到火车上，演出了这一场武打场面。他取回钱，交还给汤姆，才心满意足地回家去。他的家在豪华的勃洛克街，那里有他舒适的住宅。在住宅不远的地方，他还租用了两个停车间，一间停了他一辆七汽缸的奥斯汀大汽车，另一间空着。

惩罚了“赤链蛇”的当天，希猛·狄别里开车离开了家，半路上化了装，到了伦敦工人住宅区，穿过好几条弯弯曲曲的小巷，来到一所简陋的房子里。在这里，他的名字成了贝狄·马克，当他再次出门的时候，成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司机，驾驶着一辆小货车。

第二天拂晓，小货车驶进勃洛克街希猛租用的空车间。他关好门，从车厢上搬下几只大木箱，用铁锥与凿子将木箱撬开，发现每只箱子里各装一打白色瓷瓶。他细心地寻找着，终于找到了小小的十字形的记号。他小心地将有记

号的瓶子拿出来，打开瓶盖，将其中的白粉倒
在一只桶里，又将早已准备好的另一种白粉装
进去封好，照原样捆扎，让人看不出一点破绽。
最后拿出一张小纸片，放在瓷瓶上，全部工作
就算完成。木箱搬回车厢，车子又开走了，到了
伦敦西部一家商店，交给一个经理，拿了收
据。然后，车子又开到伦敦医院，把他换下来
的那一桶白粉交给医生，就匆匆地离开了。当
医生发现这桶白粉竟是价值万镑的毒品海洛英
时，他的车早已开得不见影子了。

一个小时以后，这个化装的马克先生又变
成衣着豪华的希猛·狄别里，驾驶着他的大轿
车，到了杜佛俱乐部，在酒吧间里安详地端起
他喜爱的啤酒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赤链蛇格林头上缠着绷
带，正在代尼夜总会的一间办公室里向他的主
子艾加·海恩诉苦。这个夜总会设在莎花街，
晚上营业。海恩还有一处产业，就是开在莱琴
街上的丽莎妇女用品商店。

海恩个子高大壮实，头发已经半秃，显得
有几分衰老。他表面上是个商人，实际上干着
非法的赌场、妓院、贩毒一类罪恶勾当。警察
当局也略有所闻，但他狡猾阴险，抓不到他的

证据，拿他没有办法。赤链蛇匪徒是他暗中操纵的爪牙。

这个黑社会的头子静静地听格林讲他们在火车上赌钱打架的经过。他对这一切并不怎么感兴趣。对他来说，这实在是小事一桩。只有当格林拿出那个蓝眼睛的年轻人临走时留下的“收据”，他才有些吃惊了。他打开抽屉，拿出一张小纸片，上面也有一个图形——一个用单线条画的人体形象，头顶上还有一个光圈样的东西。他将两张纸片一对照，就明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。他暗暗感到事情有些不妙。这张抽屉里的小纸片是刚从送来的几只木箱里找出来的。他用左手暗示格林停嘴，右手拿起电话机，手在微微颤动。电话接通了，他指示立即将箱中的瓷瓶取出来检查。

检查结果很快就来了，价值万镑的海洛英全部换成了去污粉。海恩再沉着也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“哐啷”一声，茶杯碎成了无数小片。他要报仇，要将这个蓝眼睛的年轻人找出来，碎尸万段。他是那种说得到做得到的。

三

勃洛克街希猛的住宅里，风度潇洒的希猛

坐在安乐椅里，他的对面坐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，叫丘利·斯奇拉。小伙子长得很漂亮，但在希猛面前却有些局促不安。

丘利是海恩集团的一名小卒。他原先因为挥霍浪费，不时向海恩借钱，欠了一身债，才落到这条毒蛇手里，无法自拔。两天以前，他在为海恩送海洛英的途中，被警察发现了，心想这下完了，如果毒品被搜查出来，起码得判五年监禁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撞了他一下，并向他道歉。他身上那个小包竟奇迹般地消失了。警察搜不出东西，只好放了他。一天以后，他接到一个电话，约他到勃洛克街住宅见面。

现在丘利就在这个救他的人家里。他心中十分不安，毒品还在这个人手里，不知这个陌生人将以什么手段对付他。

那个人笑了，给他倒了一杯酒，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小包说：“先介绍一下，我叫希猛·狄别里，伦敦传说的‘硬汉子’就是我。我猜你此刻一定在想，我在紧急关头救了你，要向你索取什么代价。不，朋友，你想错了，我什么代价都不要，只想同你交个朋友。至于这包东西嘛，就让它见鬼去吧。”说着，他将小包

打开，把毒品全部倒进隔壁的自来水池里，用水冲走。

希猛友好的举动，解除了丘利心里的负担。他顿时活跃起来了，一口喝干了半杯酒。希猛继续说：“我已经对你作了调查，你还不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坏蛋。你有一个漂亮的未婚妻，很想摆脱海恩的控制，对不对？”

丘利点点头，喃喃地说：“我无能为力，离开他，就无法生存。我还欠了他一千镑，另外还有许多债务。”

“这个不要紧，”希猛喝了一口酒，“只要你决心做一个好人，债务我给你料理。而且你也不必离开海恩，我现在需要你留在他那里，如果你同意，我们握一握手。”

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。接着，希猛给丘利一些具体的指示，丘利就离开了。

那一天傍晚，丘利就来到了莎花街代尼夜总会。这个夜总会是海恩以代尼的名字登记的。代尼这个名义上的老板，矮而粗壮，圆而红润的脸，头发稀疏，正在微笑着，谁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微笑。他是海恩的代理人。他们讲好一周给他七镑工资，被捕的话，可增至十镑；判做苦工，还可加二镑。但海恩并没有给

他增加工资的机会。他为此对海恩颇为不满。

海恩没有来，丘利就到酒吧间去等他。丘利告诉代尼，等会儿有个朋友狄别里来找他，他可以签字保证。代尼答应了。

丘利是这儿的常客，他熟悉夜总会的一切秘密。楼下休息室有一个通地下室的暗门，用绿丝绒遮着。只有按动海恩办公桌上的电钮，暗门才能打开。从暗门进去，穿过暗道，走下长长的楼梯，才能到达那间有各式赌具的赌室。海恩的办公室里装有一组镜子。任何人进入这间密室，他都看得十分清楚。他既狡猾又谨慎，才躲过警察的眼睛。

海恩进来了，同来的有他的助手白劳德。他请丘利等一等，他与白劳德有些事情谈谈。在办公室里，海恩告诉白劳德：他看上了丘利的未婚妻，才允许他继续留在身边。海恩撕开一只信封，把信纸丢给白劳德，那上面又是一张细线条画的人像。白劳德问：“这算是什么意思？”海恩说：“这家伙想吓我，真是做梦，我已经叫‘赤链蛇’一伙到处寻找了，他逃不出我的手心。”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海恩摇摇头，心里掠过一丝不安。连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，而他却已连续两次向自己进攻

了。

送走了白劳德，海恩在酒吧间找到丘利。丘利告诉他，有个南美洲的阔佬，后天就要回国，有钱无处花，他已经同他约好到这儿来赌博了。海恩表示同意，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丘利说，叫希猛·狄别里。这个姓名海恩从未听到过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派人四处去搜查的敌人，会自己闯上门来。

四

海恩想了解丘利的未婚妻嘉莉小姐的情况，故意请丘利喝酒。他用金钱引诱这个小伙子，说他如果好好地干，一年可得三千镑巨款。丘利说，为了还债，他能否先支用一年的钱。海恩也爽快地答应了。他还以关心为名，迂回地问了丘利的婚姻情况，趁机摸清了嘉莉小姐的家庭和生活嗜好。

海恩正准备离开，代尼来报告：“希猛·狄别里先生到。”话声未了，希猛身穿考究的晚礼服，已大摇大摆地进来，就像是一位外交使节来参加国际性的盛大晚会。他愉快地向丘利打招呼：“丘利，您好！”然后转向海恩说：“我想你就是丘利给我介绍过的恩保罗舅

舅，很高兴见到您。”

希猛略作狂态，但掩饰不了他的文化教养。海恩隐约有些吃惊，一个从半开化的南美洲来的人，是不应当有这么考究的服装与如此机敏的谈吐的。但他很快被希猛从口袋里摸出来的大叠钞票所吸引，眼睛里闪出贪婪的光。心想：丘利说得并不错，这确是一个有钱无处花的傻瓜，否则是不可能乱将钱财露眼的。于是他就和颜悦色地与希猛打起招呼来。

这时希猛已拉过一把椅子，毫不客气地坐下，一语双关地说：“现在我们有趣的赌局可以开场了，先来杯酒，提提神。”

几杯酒下肚，希猛突然转了话题，说他新买了一本用扑克算命的书，任何人随便拿起一张纸牌，都可以说出这个人的 一切 善恶。随后，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副新扑克，推到海恩面前。

海恩抽出一张牌，希猛说，这牌说明他慷慨，应该由他请客付酒钱。第二张牌，希猛又说他有个姨妈因为多吃了腊肠死于胆汁病。海恩说，他什么姨妈也没有。希猛装作很懊丧。海恩为了他的钱袋，只得忍受他的胡言乱语，讽刺挖苦。可是希猛越来越放肆，他再也无法

忍受了，冷冷地说：“狄别里先生，我不明白你此行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为了赌钱，那就请吧；如果有别的什么话说，也请讲。再说，我也不是什么恩保罗舅舅。我只是丘利的一个朋友，我的姓名叫海恩——艾加·海恩。”他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，想以此来镇慑对方。

希猛斜着眼，带着明显鄙夷的腔调：“艾加·海恩，不对呀，我记得您过去并不叫这个名字，因此以为喊您一声恩保罗什么的，也无关紧要，想不到您还这么认真，哈哈！”

那嘲弄的笑声和希猛微笑的目光，使海恩脊梁骨一阵阵发凉。他已经明白眼前这个人决不是南美洲来的赌客，丘利上了他的当。他隐约猜到这个敌手是谁了。那颇长的身材和蓝色清澈的眼睛，格林曾向他详细叙述过。

“不，请不要性急，”希猛依然用温柔的语调说，“请不要打断我，现在我要变戏法。我到这儿来，实在是为了让您看这套有趣的戏法的。”他飞快地分出五张牌，都是反面的，放在海恩面前：“请翻吧，这就是我们送给您的拜访的名片。”海恩不是傻瓜，他已猜到这几张牌的正面画着什么。但他还是抖抖地翻过来了。不出所料，五张牌上画的都是单线条的